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王黍離第四

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王天宿箕斗此齊說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屏藩

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衰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祿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又曰河南郡河南故州鄆地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佑豐實堅固不落傾之變亂班焦皆齊詩家其說王城如此魯韓無異義鄭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陸堂詩學云春秋魯國之史於元年春必書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采自王畿不稱王而奚稱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歷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于朝亂乃徙都成周義不得舍王而稱周且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非也顧氏炎武云抑鄆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抑鄆衛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

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僭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虞東學詩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述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芻蕘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泊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褒貶也

詩國風

黍離注韓說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譏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

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疏毛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

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箋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昔尹至之詩御覽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文七月疏引此論羅泌路史發揮亦引曹子建惡鳥論植韓詩家也後漢書鄧綰傳綰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緘芥放逐孝子傳綰傳理韓詩以授皇太子侍講殿中卽以此詩說太子也胡承珙云尹吉甫在宣王時尙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

愚案吉甫放逐伯奇出亡自是西周之事年歲無考存歿不知  
蓋有傳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東遷伯封過之求兄不得揣其  
已歿憂而作詩情事分明此不足以難韓說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注韓說曰黍離伯封作也曰彼黍離離彼

稷之苗薛君注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兄不得憂慙不識於物

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疏

傳彼彼宗廟宮室箋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我以黍  
離離時至稷則尙苗○黍離至甚也御覽四百六十九人事部  
八百四十二百穀部引韓詩文馬瑞辰云程瑤田九穀考云黍  
今之黃米稷今之高梁其說是也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又曰  
糜稌也稌糜也倉頡篇稌大黍也程云黍有黏不黏二種對文  
則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糜亦爲稌散文則通謂之黍今北方通  
呼黃米爲黍子糜子稌子是黍卽今黃米之證黃米最黏與說  
文黍禾屬而黏者正合唐蘇恭以稷爲稌誤矣說文稷齋也齋  
稷也林稷之黏者是稷亦有黏不黏二種對文則黏者林不黏  
者稷散文則通謂之稷亦謂之林今北方呼高粱爲林呼林之  
稽爲林稽與稷一名林者正合是稷卽高粱之證月令首種不  
入鄭注首種謂稷淮南子作首稼高注百穀惟稷先種故曰首

上降鑒則稱  
想欲其察已

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箋遠乎蒼天仰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呼天而訴

之爲此事者果何人哉不敢顯斥其母蒼作倉者外傳入引詩悠悠倉天阮元云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盧兒並以倉爲蒼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

成秀人所以收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也故毛詩說文皆以采爲秀月令注黍散舒秀即謂黍穗或疑吐華曰秀與此成穗之秀別不知穀類惟菽作華餘皆不華而秀吐穗即秀既秀即實出車黍稷方華此華即秀散文通耳非於華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醉於憂也○後漢劉寬傳封曰任重責大憂心如

醉寬傳李注引謝承書曰寬尤明韓詩外傳足證此對即用韓詩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植亦用韓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噎憂不能息也○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胡承珙云據左傳衛壽  
痛旌先往是死在彼先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  
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又說苑  
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  
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  
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云云文  
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韓詩外傳亦引此以父  
子之間其事相類故也愚案擊先封中山而後入爲太子說苑  
乃云封太子擊於中山又倉唐述詩而以爲文侯自讀據外傳  
所引餘文尙多皆從刪削疑它人竄入不出中壘手也此詩當  
以韓說爲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

**疏**

毛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患其危難

相思之情無僚友託諷之誼所  
稱君子妻謂其夫序說誤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疏**

箋曷何也君子于往行役我不

甚○案言君子行役未有定期此時何能至家哉箋以爲未有  
反期似與下曷至相複二章不日不月卽不知行役之期也曷

其有估即曷至也雞棲于埭注魯說曰盤垣而棲為埭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疏傳盤牆而棲曰埭箋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

役者乃反不也○盤垣而棲為埭者釋宮文魯說也孔疏引與

毛同李巡曰別雞作棲之名郭注寒鄉盤牆為雞所棲曰埭蓋

舊注魯詩之文廣韻埭穿垣棲雞案今人家累土四周亦呼雞

埭音從寺不從時字隨讀變也班彪北征賦日曉曉其將暮兮

觀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班氏世習齊

詩賦云怨曠傷情知齊義以此詩君子為室家之詞郭引詩記

歷樞云牛羊來暮亦用齊文是齊作牛羊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疏箋行役多危

難我誠思之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估注韓說曰估至也疏傳估會也

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不日不月者不能以日月計估至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韓訓估為至蓋以為括之通段

毛於下文羊牛下括訓括為至於小雅車輦德音來括訓括為

會釋文括本亦作估此括估通用之驗廣雅釋詁括會至也是

會亦有至義王氏疏證云詩曷其有估韓云估至也毛云會也

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估其義一也估括會古

聲義雞棲于桀注魯說曰雞棲於桀為桀疏傳雞棲于桀為桀

並同雞棲于桀注魯說曰雞棲於桀為桀疏傳雞棲于桀為桀

寺三才集卷四王



弋為櫟者亦釋宮說也就地樹櫟然特立故謂之櫟但櫟非  
 可棲者蓋鄉里貧家編竹木為雞棲之具四無根據繫之於櫟  
 以防棲竊故云棲于櫟  
 耳作榮為是櫟俗字  
 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疏箋苟且也且得無  
 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疏毛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  
 已箋祿仕者可得祿而已不求道行○三家無異  
 義

君子陽陽注韓說曰陽陽君子之貌也左執簣右招我由房疏

傳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簣笙也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箋由  
 從也君子祿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  
 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陽  
 陽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孔疏云史記稱晏子御  
 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之貌今史記  
 列傳作揚揚晏子雜上篇亦作揚揚荀子儒效篇則揚揚如也  
 揚倥注得意之貌是陽即揚之反借玉藻注揚讀為陽此揚陽  
 聲通之例韓訓為君子之貌雖未明言其得意而情狀如繪凡

無所用心之人未有不自得者是與傳亦相成爲義馬瑞辰云  
黃亦樂器之一世本女媧作笙隨作簧宋均注隨女媧之臣笙  
簧二器說文隨作笙女媧作簧姑獻情辭日與世本互易亦以  
笙簧爲二器說文又曰笙簧屬其不以簧爲笙中之簧明矣爾  
雅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李注引巢作簧疑李所見爾雅本自  
作簧月令調竿笙篴簧以笙簧並列詩吹笙鼓簧與鼓瑟吹笙  
爲一類皆以簧別爲一器此詩左執簧車鄰詩並坐鼓簧亦別  
器也傳簧笙也不曰笙中簧蓋知簧爲笙之大者通言則簧亦  
笙也正義以簧爲笙管中之簧失之胡承珙云由房者房中其  
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作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其  
樂只且注韓只作旨云旨亦樂也疏樂此而已○旨亦樂也者  
玉篇旨部引韓詩文韓作旨訓樂蓋以旨本訓美樂旨猶言樂  
之至美者意謂樂甚故曰旨亦樂也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衡  
方碑作樂旨君子是只旨本通假之字張衡  
西京賦其樂只且衡用魯詩明魯毛文同

君子陶陶注韓說曰陶暢也君子陶陶君子之貌左執翻右招

我由敖其樂只且疏傳陶陶和樂貌翻盡也騫也箋陶陶猶陽

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俱在樂官也○陶暢  
也者文選枚乘七發李注後漢書杜篤傳李注引薛君韓詩章

句文君子之貌也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傳陶陶和  
樂貌韓云君子之貌則亦訓爲和樂可知玉篇所引亦薛君章  
句文當在陶暢也下孔疏釋言翻麤也麤翳也李巡曰翻舞者  
所持麤也孫炎曰麤舞者所持羽也段玉裁云翳也之上當有  
麤字此熠燿舞也燿燿火也之例胡承珙云說文羽部翳翳也  
所以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翳右執翟人部傳翳也从  
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翻字翻乃傳之別體人部傳翳也从  
人壽聲蓋傳正字或作翻經典遂通用翻若麤字六書所無不  
但作麤爲俗即作翻亦非釋言當本作翳翻也翻翳也黃山云  
釋言翻麤也郭注今之羽葆幢麤翳也郭注舞者所以自蔽翳  
翻又誤翻故說者益疑此文多誤今據阮校勘記則段說原與  
爾雅唐石經本毛詩考文本合即胡謂說文無翻詩本作翳亦  
定論也惟翻既从羽明即翳之別體凡經史翻字皆即說文之  
翳無異說乃必改翻爲傳之或作斥麤爲翻之誤文則好奇  
之失矣傳雖訓翳是人相蔽翳耳非舞者持以自蔽翳之羽葆  
幢也蘇見地官執麤鄭注即以雜記執翻說之其字从縣與翳  
設聲之設說文訓縣物設擊合邢疏並引獨斷黃屋左纛以證  
之蓋即翳之古文故同有翳義說文偶遺之纛行而翳廢言翳  
或有不知言麤則無不知故爾雅互訓以通之猶煽熾也熾盛  
也之例說文翳本訓華蓋文選上林賦注華葆也是翳本義亦  
即羽葆之物翳訓翳而曰所以舞仍用翳本義特引申之亦爲  
蔽翳也若作翳傳也傳翳也既悖雅訓且失詩義矣愚案黃說

是釋文敖游也胡承珙以爲由敖不應無傳蓋是傳文各本皆脫賴釋文存之游謂燕游由敖卽謂用燕游之舞相招箋不更爲敖字作訓但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豈非以毛旣訓游不煩更釋乎嚴粲引錢氏云敖游也因謂游處爲敖游周禮之圍游也此說得之其樂只且韓亦當作旨且

###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

**疏**毛序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箋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

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胡承珙云以譏甸之民而爲諸侯戍守固西周以前未有之事也○三家無異義

**揚之水不流束薪**

**注**魯揚作楊

**疏**傳興也揚激揚也箋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

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魯揚作楊者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非陳喬樞云據漢石經魯詩唐風揚之水字作楊則此楊字亦當從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愚案古書楊揚通作說詳漢書地理志此文作揚正字作楊通段陳引漢書非是淮南本經篇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波本激而又揚之則水愈湍怒雖束轉薪木下之水中亦皆漂流而去

不者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注韓說曰戍舍也疏傳戍守也  
言平王之舅箋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  
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陳奐云毛詩作  
其蓋記已本三家詩案韓詩外傳引詩作彼己之子其者語助  
思其鄉里習狎之人不與我同戍稍解離思或以是子爲斥平  
王停於理矣戍舍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左莊三年傳凡師一宿  
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戍守時久亦爲舍者以其畱止於  
此言之散文通也潛夫論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於申城括  
地志申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一統志申在南陽府南陽縣  
附郭申姜姓幽王太子宜咎之舅也王黜申后太子奔申王伐  
申申召戎伐周殺幽王見鄭語韋注太子立爲平王申雖平王  
母黨實不共戴天之仇其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疏箋懷安  
後鄰國侵伐而又戍之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疏也思鄉  
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  
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思之甚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子還

歸哉疏

傳楚木也甫諸姜也○甫卽呂國詩孝經禮記皆作甫

申甫由大姜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知後爲楚滅  
鄭語史伯云申呂方強其懷愛太子亦必可知先彊而後見侵

蓋與中皆偏於楚故同時遣戍孔疏云僭甫許以言中實不戍甫許其失甚矣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一統志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呂村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疏傳蒲草也許諸姜

文鄭炎帝大嶽之肩甫侯所封在潁川讀若許一統志今在河南許州其地距楚較中甫為遠而後亦為楚滅蓋同被楚侵也左昭二十六年傳疏劉炫引汲冢紀年平王奔申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陳奐據此以為許有立平王之功故兼戍之紀年皇甫謐偽撰之書不足據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信其撰造故實即影射此詩

###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疏毛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三家無異義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注韓說曰蓷益母也又曰莠蔚也三家嘆

作鵲疏傳興也蓷離也嘆於親陸草生谷中傷於水美與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猶離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

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中谷谷中蓷益母也者陸璣詩疏引韓詩文蓷莠蔚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益母即莠蔚別名廣

雅釋草云益母荒蔚也玉篇荏菹荒蔚也詩曰中谷有雅與釋  
文引韓說合陸璣又引劉歆云雅臭穢即荒蔚也傳云雅離也  
釋草荏菹是雅名離又名荏今俗通謂之益母草傳璣荏貌陸  
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說文荏鬱也詩義此不當作荏鬱意說  
文嘆乾也耕暴田曰嘆亦與此文不合三家作驚者說文驚水  
濡而乾也从水鷄聲詩曰鷄其乾矣文與毛異蓋出三家較作  
嘆義合王氏詩總聞云益母草在野甚多最能任酷烈日愈烈  
色愈鮮則性不宜水可知愚案荏本惡溼今生谷中水類浸之  
首章雖濡旋乾次章且濡且乾三章雖乾終溼則傷於水而將萎死矣次第如此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疏傳仳別也艱亦難也箋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嘅然而

嘆傷已見棄其恩薄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釋文嘆本亦作歎說文歎吟也廣雅釋詁嘆傷也言有女見棄  
於夫時當別離嘅然長歎所以嘅然長嘆者遭遇此艱困之時  
不欲專咎君子也箋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正指凶年言之正義  
申箋云艱難謂無恩情而困苦之則意與鄭違矣

中谷有雅嘆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

淑矣

疏傳脩且乾也條條然歎也箋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陳奐云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乾肉謂之脯亦謂之

脩因之凡乾皆曰脩矣。椒聊傳條長也。歡義具江有汜條然而長嘯也。遇人不淑歸咎君子言雖遇饑饉如其夫相待不薄未必不可共謀保聚其如遇人不善何

中谷有摧嘆其溼矣有女叱離嘔其泣矣嘔其泣矣注韓嘔作

憫何嗟及矣疏傳離遇水則濕嘔泣貌箋離之傷於水始則溼

深淺爲薄厚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也。○嘔猶歡也無泣義韓嘔作嘔者韓詩外傳二引此詩作憫其泣矣眾經音義四引聲類嘔短氣貌又十九引字林嘔憂也人心憂則氣短而下泣明此詩當作憫胡承珙云何嗟及矣經文當作嗟何及矣傳寫者誤倒之外傳及說苑建本篇列女魯莊哀姜傳引此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其說是也箋訓及爲與云將復何與爲室家乎凡言雖悔無及者所包甚廣卽此詩臨去之時心事萬端而以爲慮君子無室家似不必過泥外傳說苑列女傳皆推演之詞

### 中谷有摧三章章六句



兔爰疏 毛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箋不樂其生者麻不欲覺之謂也。

三家無異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注 魯說曰爰爰緩也鳥罟謂之羅韓說曰

爰爰發蹤之貌也疏 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

有急者有所躁蹙也○爰爰緩也者釋訓文謂物情舒緩自如

鳥罟謂之羅釋器文皆魯說也釋器又云兔罟謂之置是羅專

以網鳥非以捕兔詩意止言縱兔不捕耳爰爰發蹤之貌也者

華嚴經音義眾經音義二十三引韓詩傳文蹤為縱之誤漢書

蕭何傳顏注發縱謂解絆而放也聽縱與發縱義同馬瑞辰云

狡兔以喻小人雉耿介之鳥以喻君子有兔爰爰以喻小人之

放縱雉離于羅以喻君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子之獲罪離義具新臺 尚寐無吣疏 傳尚無成人為也罹憂吣動也箋尚庶幾也言我

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

之甚○釋詁罹憂也吣動也陳喬樞云詩釋文罹本作離吣本

言部謫謫言也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謫言口部叱動也从口  
化聲引詩曰尙寐無叱是訓言之謫謫爲正字訓動之叱叱爲  
正字釋文於訛言下異文載謫訛二字故訛動下不復見離者  
羅之段借訛者叱之段借毛氏古文當作達此百離尙寐無訛  
羅字訛字乃從今文所改爾雅今文之  
學所釋皆據魯詩字當作羅與叱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注魯說曰罝謂之學學覆車也疏傳學覆

罝謂之學學覆車也者釋器文孔疏引孫炎曰覆車是兩轆綱  
可以掩兔者也郭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罝以捕鳥說文  
罝覆車綱也或作學馬瑞辰云學孫謂以掩兔郭謂以捕鳥攷  
說文罝兔罝也字又作罝莊子釋文罝本又作學是學罝亦可  
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注畢弋掩雉兔之綱也是古者掩雉  
兔之綱可以同用詩蓋言縱兔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御覽  
八百三十一引韓詩  
此二句明韓毛文同  
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  
寐無覺疏傳造爲也○釋言作造爲也  
關雎傳寤覺也覺寤互訓

有兔爰爰雉離于罝注魯說曰罝謂之罝罝罝也韓說曰張羅

車上曰罝也疏傳罝罝也○罝謂之罝罝罝也者釋器文是罝

詩三之罝罝也  
王

雉離于量明韓毛文同張羅車上曰釐也者引薛君章句釋文引同張作施我生之初尙無庸我生

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疏傳庸用也聰聞也箋庸勞也百凶

也陳喬樞云據爾雅知魯詁與毛異鄭箋即用魯義改毛黃氏日鈔云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覺無聰付理亂於不

知耳近人以爲欲死者過也

### 免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注齊說曰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塞疏序毛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九族者據已上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葛藟至壅塞易林泰之蒙文師之中孚蠱之明夷節之蹇同葛藟蒙棘喻王族遭讒華不得實喻恩施不終讒言亂政使恩壅塞者蓋因其時公家窮乏賜給無資計臣無可如何出此下策此讒言亂政之刺所由來也左文七年傳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底廢矣葛藟猶能底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卽謂此詩也詩言人君不可不推恩公族其取喻同齊說甚明魯韓無異義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疏傳與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漘箋

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馬瑞辰云詩說文作汧云水厓也厓山邊也許水厓對厓山邊言之釋水汧水厓釋邱又曰岸上汧據爾雅望厓酒而高岸又曰重厓岸說文岸厓高也岸上者蓋謂其厓上高峭如重厓然與汧言夷上謂其上陵夷者正同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疏

傳兄弟之道已遠棄族親矣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

人尙親親之辭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眷我之意○愚案終猶既也傳意謂兄弟之道已相遠是言族親本與兄弟相遠也箋訓遠棄義與傳異似與下文意複傳又言兄弟之道既已相遠而族親於王仰戴爲父母親兄以受其庇廕之恩也今雖謂爲父母親兄亦莫我眷顧則亦他人之而已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疏

傳涘厓也箋王又無母恩有識有也○說文涘水厓也廣雅疏證云古者謂相親曰有亦莫我有謂莫相親有也左昭二

十五年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也亦卽此意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疏**傳潛水濺也昆兄也箋不與我相聞命也○說文潛厓也釋  
邱夷上洒下不濺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階故名潛孫炎曰  
平上階下故名曰潛不蓋衍字郭注厓上平坦而下水深  
者為潛不發生也馬瑞辰云昆窮之段音說文周人謂兄曰窮  
从弟眾詩惟王風有昆字此正周人謂兄為窮之證聞古通問  
文王詩令聞不已墨子明鬼篇引作令問聞讀如恤問之問莫  
我聞猶莫我  
顧莫我有也

###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

**疏**毛序懼讒也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  
使出色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三家無異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疏**傳興也葛所以為絺綌也事  
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

議矣箋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馬瑞辰云傳箋並以  
采葛采蕭采艾為懼讒者託所采以自況今案楚詞九歌采三  
秀於山聞石磊磊兮葛蔓蔓五臣注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  
葛石耳亦猶賢哲難逢諛諛者眾也劉向九歎葛藟藥於桂樹  
兮鴟鴞集於木蘭王逸注葛藟惡草乃緣桂樹以言小人進在  
顯位是葛為惡草古人以喻讒佞愚案劉向用魯詩說而以葛  
為惡草喻讒佞是於此詩  
懼讒喻意可通魯說之指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疏傳蕭所以供祭祀箋彼采蕭者喻臣以大事使出○馬瑞辰云楚詞離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蕭艾之不善蕭艾並舉皆爲譏佞進仕者託喻愚案衡亦習魯詩者可以推見魯說之信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疏傳艾所以療疾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馬瑞辰云離騷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東方朔七諫蓬艾親御於牀第兮馬蘭踈蹕而日加此詩采葛采蕭采艾皆喻人主之信譏下二句乃懼譏之意愚案以惡草喻譏人古義疊見此興之指深切著明說詩者必兼此指

###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注魯哀公意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醢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謂予不信有如噉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親遂死不顧列於賢貞

**疏**

毛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

男女之訟焉。○夫人至賢貞劉向列女傳貞順篇文案左傳載楚納息嬀事與此相反魏源辨之云史記楚世家敘楚滅息蔡無一言及於納嬀況隱十一年左傳君子知息之將亡正義云莊十四年楚滅息莊十四年經書秋七月荆入蔡傳謂楚文因息嬀生二子不言而伐蔡既同是一年卽使息滅於春初亦僅相去數月豈能卽生二子事蹟無一合者詩曰爾曰子曰子明屬息君楚子夫人三人之稱班婕妤好賦曰窈窕姝妙之年幽閑專貞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詞明矣蓋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成申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猶黎

許無風而附於衛  
見衛爲狄滅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葵

疏

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

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葵離也蘆之初生者也天子  
以決訟箋葵藿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  
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  
色焉其青者如離○王逸楚詞九歎怨思篇注檻檻車聲也詩  
云大車檻檻王述魯詩明魯毛文同白帖十一作輶輶服虔通  
俗文云車聲曰輶張參五經文字輶大車聲是言車聲當作輶  
輶檻字乃通借耳魏源云大車楚君所乘或曰管仲輶車至齊  
息爲楚滅其君與夫人皆被虜載以輶車渾言之曰大車耳說  
亦可通但以下文例之皆屬楚君爲合釋言葵離也葵藿也孔  
疏引樊光曰葵初生蔥駢色海濱曰藿郭注詩曰毳衣如葵葵  
草色如離在青白之間說文藿下云萑之初生一日藿一日離  
从草刺聲葵下云或从炎藿下云帛離色也从糸刺聲詩曰毳  
衣如藿段注帛色如藿故謂之駢色从糸刺聲當作从糸藿省  
引詩毳衣如藿當作刺若如今本則色固藿矣何云如藿乎案  
段說是詩異文當作如藿傳天子大夫四命及箋古者天子大  
夫服毳冕云云魏源云毳衣楚君所服大車毳衣明爲子男諸  
侯之服春官司服職子男之服自毳冕以下卿大夫之服自元  
冕以下巾車職大夫但乘墨車鄭君知其不合乃爲子男入爲



大夫之說則毳冕朝祭之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疏傳畏子大夫

服豈有服以聽訟者乎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辭我豈不思與女以爲無禮與

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尊敬之辭○爾

者爾息君夫人言至楚後豈不思君乎特畏楚子知之不敢

出相見耳子者楚國君爵楚雖僭王時人稱之仍曰子也

**大車噶噶衣如瑤**注韓作大車韠韠云韠韠盛貌也瑤作廣

**云異色之衣也魯齊作瑤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疏傳噶噶重遲

○大車韠韠韠盛貌也者玉篇車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玉

篇韠車盛貌野王卽用韓義說文瑤下云玉瑤色也禾之赤苗

謂之瑤玉色如之从玉滿聲又瑤下云以義爲瑤色如薤故謂

之瑤薤禾之赤苗也从毛滿聲詩曰毳衣如瑤韓作廣云異色

之衣也者列子釋文下引韓詩內傳文獻詩陳奐云三家詩

作瑤本字毛作瑤借字案據韓作廣則作瑤者爲魯齊文矣陳

喬樞云首章如薤薤草色次章如廣廣麻色瑤廣亦一聲之轉

故韓釋廣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瑤麻之異色者爲廣

廣字从賁賁色不純也見呂覽壹行篇高注奔

者文選舞鶴賦注獨赴也言奔赴息君而見之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日**疏傳穀生皦白也生

在於室則外內異

死則神合同爲一也箋穴謂冢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白日也刺其闕於古禮○穀生釋言文息君守門夫人將納於楚宮此異室也同穴者約死之誓言漢書哀紀詔云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爾葬之禮自周興焉陳喬樞云哀帝從韋元成韋實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外戚傳引詩同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亦引二語白虎通用魯詩明魯毛文同子者夫人自謂指日爲誓尙著明也釋文繳本又作皎列女梁寡行傳引詩及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韓詩皆作皎陳喬樞云說文皎月之白也皎日之白也繳玉石之白也是皎繳皆皎之假借今湖北桃花夫人廟祀息夫人古蹟尙存唐人畱詠知魯詩之言信而有徵矣若如左傳所載烏得有遺構至今乎

###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疏毛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三家無異義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疏傳畱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墳壙之處

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雷者鄭世家周襄鄭徙都于雷公羊傳鄭取郛遷鄭而野雷後  
爲陳有漢陳雷郡陳雷縣今陳雷縣也公羊傳祭仲省雷而爲  
宋所執左傳楚子辛侵宋雷漢楚國雷縣今沛縣境也皆不足  
當此雷漢志河南郡緱氏縣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水經雒水注  
劉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  
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今偃師縣南二十里故縣村馬瑞辰云  
劉雷古通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劉公簠積古齋鐘鼎款識作雷  
公簠是其證今從之孔疏申毛云子嗟在朝有功今放逐在外  
國人覩其業而思之愚案觀業思功與詩義合箋說失之緱氏  
縣地勢險峻丘中境塉爲多而樹藝勤勞  
由於彼子嗟之董督宜其動人懷思矣 彼雷子嗟將其來施  
施疏傳施施難進之意箋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顏  
氏家訓書證篇云將其來施施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  
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愚案二義皆通單言施者學  
記注施猶教也晉語注施施德也左僖二十四年傳注施功勞  
也簡兮箋將且也言此麻麥草木皆雷子嗟之德教功勞今雖  
放逐且將復來以惠施我乎重爲施施者傳難進之貌將語詞  
言賢者被黜恐遂長逝不顧  
或且施施然徐行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雷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

疏傳子國子嗟父子  
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已得  
厚待之○孔疏子國是子嗟之父俱是賢人不應同時見逐當  
先思子國不應先思其子今首章先言子嗟二章乃言子國然  
則賢人放逐止謂子嗟耳但作者既思子嗟又美其奕世有德  
遂言及子國耳愚案詩言子嗟之賢教民盡力種植蕃茂多得  
可食之物以食我今雖放逐以去或且更食我乎思之甚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

疏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箋丘

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畱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  
其敬己而遺己也○馬瑞辰云詩以子國爲子嗟父則此言彼  
畱之子宜爲子嗟之子箋上云丘中而有李又畱氏之子所治  
又字正承子國子嗟言之貽當從釋文作詒說文玖石之次玉  
黑色者从玉欠聲

詩曰詒我佩玖

###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四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鄭緇衣第五

**疏**鄭國名漢書地理志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應劭注宣王母弟友所封史記索隱引

世本云鄭桓公居械林徒拾朱忠注械林與拾皆舊地名自封桓公乃名爲鄭愚案秦紀晉悼公追秦軍渡湮至械林今與拾皆無考一統志陝西華州北故鄭城也其鄰縣之閭鄉漢湖縣古爲胡國韓非子鄭武公戮關其思而滅胡卽其地蓋漢武帝嫌胡名始加水旁此故鄭事也漢志臣瓚注桓公爲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辭國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上是以爲鄭桓公地理志河南郡新鄭縣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一統志河南新鄭縣西故鄭城也乙巳占引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地理志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隤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

詩國風

也皆齊說魯韓蓋同

緇衣

**疏**毛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箋父謂武公父桓公

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禮緇衣云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鄭注禮時治三家詩知三家皆以此詩爲美武公無異說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疏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

之位焉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齊詩緇衣首章文與毛同見馬瑞辰云周官典命凡甸冠弁服後鄭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爲證論語緇衣羔裘邢疏謂朝服也是緇衣本諸侯視朝之服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內臣于王其居私朝仍服其諸侯之朝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傳云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私朝對公朝言箋云緇衣居私朝之服又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今之諸廬也蓋謂館爲九卿治事之公朝並未言館卽私朝也館爲公朝故下文又云還乃還於私朝也正義合而一之因謂天子之朝皮弁服退適諸曹服緇衣誤矣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有二朝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是也天子之卿大夫制亦

當有二朝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是卿大夫有私朝之證至考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正韋注所云君之公朝不可謂卽治家事之私朝也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謂君退於路寢以待朝者各就其官府治事有當告者乃入也以此推之知天子之卿大夫在外朝有事尙當入告似不得先釋朝服而易緇衣也且玉藻又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退謂大夫退於家釋服謂釋朝服也以此推之知天子於卿大夫未退尙不釋朝服則卿大夫常天子未釋服以前不得先服緇衣明矣又案羔裘與緇衣相配召南羔裘詩上言羔羊之皮下言自公退食知諸侯之大夫退朝時尙服朝服之緇衣則知天子之卿士未退時不得釋朝服之皮弁矣緇衣指在私朝言適館指在公朝言還則還於私朝首言緇衣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言適子之館蓋指朝君後退適公朝而言至望其還而飲食之所以明好之深望其退而休息也正義誤以館爲私朝因謂適諸曹改服緇衣失之愚案馬說精審詩意禮經一一吻合說文緇下云帛黑色宜下云所安也官命有德服以章之賢則曰宜否則曰不稱唯其人也敝顧改爲欲其久服予者探君上之意而詠歌之合觀下文解衣推食皆出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榮兮

疏傳適之館舍榮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



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馬瑞辰云公羊定四年傳何注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其國是諸侯入仕王朝更授采地說與傳合公羊襄五年傳何注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稅耳故傳謂之采祿箋謂自館還在采地之都乃釋詩還字非謂授采即授以采祿也正義謂授即授以采祿誤矣說文館舍也餐吞也授采猶授食即論語君賜食之類諸侯仕王朝者居當與王宮相近不必定居采邑箋以為還在采邑之都亦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榮兮疏傳好猶宜也箋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注魯說曰蓆儲也敝予又改造兮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榮兮疏傳蓆大也箋作為也○蓆大也者釋詁文魯說也郭注詩

曰緇衣之蓆兮蓆儲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說文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疏

毛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莊公

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三家無異義左桓五年傳鄭伯使祭足勞王杜注祭足卽祭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愚案詩人感於君國之事託爲男女之詞稱曰仲子無直呼其名之理當是祭封人名足仲爲其字也春秋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云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則杜謨顯然矣後漢郡國志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一統志今長垣縣東四十里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

**疏**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

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箋祭仲諫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此詩託爲莊公距仲之言請無踰我里而折我親樹之杞喻封段於京猶種杞也據左傳封段時仲固諫箋引公子呂語殆由誤記胡承珙云詩言杞者七自四牡以後言杞者六皆當爲枸櫞惟將仲子傳云杞木名據陸疏云杞柳屬蓋卽孟子之杞柳後世謂之樛柳本草衍義云樛木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抱此杞木所由別於枸櫞也馬瑞辰云杞卽社所樹木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正與傳里訓合蓋以杞本大而難伐喻段之大而難制與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

可畏也

**疏**箋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諫與以父母之故故

母有言不得從也○說文懷思念也言豈敢愛而不折特畏我

父母而不為仲非不可念思然父母之言可畏故不女從耳當

時武公已歿迫於母

命言父母者統詞耳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疏**傳牆垣也桑木之眾也○

桑木之眾也蓋以比段之得眾所謂厚將得

眾也孟子樹牆下以桑是古者桑樹依牆

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

**疏**傳諸兄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

**疏**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彊韌

所謂多行不義也鶴鳴詩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是古者檀樹於園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

**疏**毛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

說而歸之箋繕之言善也甲鎧也○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巷無居人

疏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箋叔

段字武姜溺愛莊公縱惡寵異其號謂之京城大叔從叔於京

者類皆諛佞之徒惟導以畋遊飲酒之事而國人亦同聲貢媚

詩之所為作也古者居必同里里門之內家門之外則巷道也

巷與衛同巷頭門謂之閭周禮二十五家為里故說文里門曰

閭二十五家相羣侶也亦謂之巷祭義而弟達乎州巷矣注巷

猶閭也其里中有別道亦曰巷蓋因地勢為之眾經音義引三

蒼衛里中別道也說文閭里中門也里中而有門即別道之門

故廣雅釋室又云閭謂之街也其音通直里之門蓋由於通直

鹹賦精穀難變後來轉相倣倣里制漸廢巷亦成街此言叔既

往田巷道為空居此之人閭其如無也左隱三年傳杜注開封

府榮陽縣東南二十里有京縣故城漢志河

也洵美且仁

疏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案叔之為人

人以仁稱之新書修政篇所謂樂之者見謂仁

也黃山云論語里仁為美仁止是敦讓意亦通

叔于狩巷無飲酒

疏傳冬獵曰狩箋飲酒謂燕飲也○馬瑞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鄭

四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疏箋適之也服馬猶乘馬也武有武節○陳奐曰公羊傳注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蓋諸侯苑囿當在近郊叔適野以都城之外為野也武者謂有武容

###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

疏

毛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孔疏叔負才恃眾必為亂階而公不之禁故刺之

案加大字以別於上章三家無異義

叔于田乘乘馬

疏

傳叔之從公田也○釋文叔于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嵩高傳乘馬四馬

如組兩驂如舞

疏

傳驂之與服和諧中節箋如組者如織組之為也在旁曰驂○執轡如組義具碩人兩驂

如舞者小戎箋驂兩驂也保氏注舞交衢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蓋謂驂馬安行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二引詩二句歸美善御明韓義同中論賞罰篇言善御之可以為國外傳二言堯能使能者為己用又言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引二句皆推衍之詞

叔在薮注韓說曰禽獸居之曰

藪火烈具舉注魯烈作列疏

傳藪澤禽之府也烈列具俱也箋列人持火俱舉言眾同心○禽獸

居之日藪者釋文引韓詩文葢內傳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

引韓詩傳同禽上多澤中可三字魯烈作列者張衡東京賦引

詩作列衡述魯詩也陳喬樞云毛作烈訓爲列古文借字三家

今文本字澤虞疏文選李注三引詩並作列陳奐云列古遯字

周禮作厲鄭司農注山虞典祀並訓厲爲遯列即遯也詩

假作烈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言遯遯山澤而以火焚之也

禮注魯說曰禮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齊韓禮作臚獻于

公所注齊說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疏傳禮褻肉袒也暴虎

公所進於君也○禮褻肉袒也暴虎徒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

孔疏引李巡曰禮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衣舍人

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詩釋文禮本又作袒齊韓禮作臚者說

文臚肉臚也詩曰臚褻暴虎據爾雅作禮則作臚褻者齊韓本

也馬瑞辰云袒褻與臚褻有別說文但褻也褻但也又曰羸者

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褻衣之袒當作但肉袒之袒當作臚今作

禮袒皆借字說文袒衣纓解也段注即紱之本字公者莊公段

從公獵故搏虎而獻之以示武勇鄭伯至暴虎漢書匡衡傳上  
疏文頗注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注  
手搏虎取而獻之衡習齊詩此齊說也

魯說曰狃復也

**疏**

傳狃習也箋狃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狃

爲也陳喬縱云傳狃習也箋訓狃爲復蓋據魯訓戒其傷女者眾愛而戒之孔疏謂公恐其更然似非詩意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注韓詩曰兩驂雁行韓說

曰兩驂左右駢驂

**疏**

傳乘黃四馬皆黃箋兩服中央夾轅者襄

言與中服相次序○釋言襄駕也呂覽愛士篇高注四馬車兩

馬在中爲服詩曰兩服上襄王引之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

駕於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雁行謂在旁而差後卽下章之

兩驂如手也胡承珙云說文駕馬在軌中也呂覽高注上猶前

也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爲前下爲後古有此稱上駕者言兩

服在前駕軌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陳喬縱云襄蓋驂

之借禮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上驂兩

**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疏**

傳揚揚光也忌辭也騁

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

日縱從禽曰送箋良亦善也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已○胡承珙

云磬卽磬折之謂禮凡言磬折者皆謂屈身如磬之折殺凡騁

馬助人之立於車中者身必稍曲向前故謂之磬孔疏今止馬猶謂之控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田乘乘鴝

傳鴝白雜毛曰鴝○釋文鴝音保依字作鴝

後人據詩文改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爾雅皆作鴝說文鴝黑馬驪白雜毛今說文無此字陸氏尚及見之故詩音義亦云依

字作鴝毛特

借鴝爲鴝耳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疏傳馬首齊也進止如御者

佐助也○馬瑞辰云齊者等也等者同也同即如也此與下句兩驂如手皆以人身爲喻言兩服前出如人之首兩驂稍次如

人之手變如言齊者錯文以

見義也傳以爲馬首齊失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

罕忌抑釋棚忌抑也弓忌

疏傳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棚所以覆

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發弓言田事畢○胡承珙云此詩自是

宵田用燎初獵之時其火乍舉正獵之際其火方揚末章獵畢

將歸持炬照路火當更盛故曰阜也慢釋文作嬾陳奐云古侮

嬾作嬾嬾慢作慢其義皆不訓遲字當作趨說文趨行遲也因

之凡遲皆可以謂之趨罕希釋詁文說文棚所以覆矢也左傳

作冰昭十二年傳杜注冰箭箭其蓋可以取飲今釋之以覆其

矢也曹讀爲輶此假借也小戎傳輶弓室也弓室謂之輶亦謂

之輶又謂之輶左傳右屬輶輶又謂之輶禮記帶以弓鞬皆是

寺三

卷五

鄭

六



物也蓋藏本藏弓之器因之受藏於報曰報猶受藏於發曰發也

###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汪齊說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母又曰

慈母望子遙思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疏

毛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朝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其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春秋閔公二年經書鄭奔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卽其事也漢書古今人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或以傳公子爲公孫之謠焦循云公子素卽僖二年帥師入滑之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說皆可通清人至慈母易林師之賤文觀之升遷之鼎同慈母至悲苦豐之頤文咸之旅同皆爲高克事作齊說也詩蓋從克之軍人所作據易林清人高子知克亦清邑之人故率其同邑之眾屯於衛邑彭地越境屯兵故云外野現魯韓無異義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注三家旁作勝疏鄭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箋清

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驂四馬也。水經渭水注渠水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故杜預春秋釋地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彭者河上地名左哀二十五年傳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封彌子彌子瑕食采于彭為彭封人蓋衛邑而與鄭連境故克帥眾在此防狄渡河驂介四馬被甲也。廣雅旁旁盛也。三家考旁作驂驂者說文驂馬盛也。引詩四牡驂驂段注謂驂介驕為四牡盛也。當作盛貌旁旁作驂驂三家異文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疏傳重英矛有英飾也。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馬瑞辰云考工記言車六等之數有酋矛無夷矛。說文矛酋矛也。兵車所建長二丈是知兵車所建惟酋矛耳。魯頌二矛重弓箋云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則此詩二矛亦謂酋矛有二非兼言夷矛。有英飾裘之飾為英矛之飾亦為英其義一也。魯頌謂之朱英傳朱英矛飾也。蓋刻矛柄而以朱畫之。此疏以朱英絲纁彼疏謂以朱染為英飾皆非也。胡承珙云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云英蕩畫函干寶注亦云英刻畫也。箋正以畫飾申傳英飾今案胡說引周禮英蕩以證英飾即畫飾可補孔疏之略。重者纁之段借說文纁增益也。又曰矛象形段注直者象其柄左右蓋象其英是重英宜謂矛有重飾二章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應毛羽謂矛柄近上及矛頭受刀處皆懸毛羽以為飾亦謂凡矛各有重飾是知此箋各有畫飾之語特釋英字非釋重英孔疏

乃謂二矛各自有飾並建而重累失之胡云詩言重英重喬則必二矛有長短所建高下不一故見爲重亦誤以重爲二矛之飾相重累矣載騷傳云翱翔猶彷彿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注韓喬作鵠疏傳消河上地也

累荷也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重喬者傳累荷也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喬作鵠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說文雉十四種其二喬雉鵠走鳴長尾雉也釋木句如羽喬知木之如羽者得名爲喬是知喬本爲羽飾之名矣箋訓懸毛羽者正本韓詩讀喬爲鵠以鵠羽爲飾因名喬耳范家相云重鵠者重施雉羽於矛之室

題也河上乎逍遙注韓逍遙作消搖云逍遙也齊說曰清人逍遙未歸空間又曰逍遙不歸思我慈母疏逍遙也者文選南

傳文元注外知韓詩文作逍搖者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

本韓詩訓義清人至空間易林无妄之旅文逍遙至慈母引見上蔡邕青衣賦河上逍遙邕用魯詩知魯齊文與毛同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疏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驪驪之貌。案君子陽陽傳陶陶和樂貌此因在師中易

其文猶暢  
樂意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注三家抽作拍疏

傳左旋講兵  
右抽抽矢以

射居軍中爲容好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  
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  
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三家抽  
作拍者說文拍下云拔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拍三家  
文也孔疏左成二年傳卻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卻克爲將在  
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  
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明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  
矛車人御車不在左也王夫之云御必居中所以齊六轡而制  
馬也使其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綬而  
舒斂無度矣故雖以天子之尊而在車亦無居中之理大馭掌  
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其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禦中  
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  
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鞏之戰齊侯親將  
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  
此將居左之明證然則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  
車回旋演戰之法有左旋以先弓矢者有右旋而先矛者左旋  
先弓而迎敵於左則車右持矛以刺右旋先矛以要敵則將抽  
矢以射勢以稍遠而便也胡承珪云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蓋惟御者居中故左右下左宣十三年  
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鼓皆足爲

御在車中之證故詩疏惟據之戰以爲卻克在鼓下而居中  
解張有左輪朱殷安知非射傷左手而流血於左耶且是戰也韓  
厥因夢避左右而代御居中杜注因有自非元帥御皆在中之  
說近於因文牽就非有明證總之此詩左右中本不可以一車  
言之傳云層中爲容好則以中軍爲軍中猶中谷卽谷中之比  
並未嘗以中軍爲將故左右亦必非車左車右之謂王氏謂左  
旋右抽爲戎車同旋演職之法申毛甚確此卽居軍中爲容好  
也馬瑞辰云王胡二說甚確然以左旋爲戎車之左旋猶誤以  
箋說爲傳說也攷攷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史記齊世  
家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  
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左傳三十三傳重耳曰其左執  
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所謂左右皆指君及將之左右手  
是知詩云左旋右抽亦謂將之左右手也旋車曰旋旌旗之指  
摩亦曰旋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摩也从从正正足也古者將  
執旗鼓公羊宣十三年傳莊王親自手旌麾軍旌卽旗也則左  
旋者謂將左手執旗指麾以相周旋教其坐作進退之節故傳  
以左旋爲講兵與說苑尊賢篇云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  
擁旗披堅執銳同旋十萬之師誦正相合非謂御者旋車也若  
右抽如三家詩作招言拔兵刃則所該者廣不得如傳云抽矢  
已也左旋右抽皆卽將在軍中作容好之事耳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疏

毛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笑言猶道也與  
自莊公而賈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微刺之○左昭十

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此詩言古君子立朝之義故起辭不堪三家無異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韓詩洵作恂韓說曰侯美也疏  
傳如濡潤澤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韓詩洵作恂韓說曰侯美也

疏傳如濡  
潤澤也

疏傳如濡  
潤澤也

羔裘疏毛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弊焉箋言猶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此詩言古君子立朝之義故起辭不堪三家無異義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注韓詩洵作恂韓說曰侯美也疏傳如濡洵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即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駢聯騷體雙語難嫌愚案洵直且侯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

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己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梁節姑姊傳楚成鄭晉傳引彼其

之子二句皆作己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己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寺三衣長卷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羴，羴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羴，羴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羴，羴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羴，羴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樞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羴，羴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珙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橫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羝，羝，羝，愚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果節姑姊傳，楚成鄭喬傳引彼其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瑛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橫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羝，羝，羝，愚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果節姑姊傳，楚成鄭喬傳引彼其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瑛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橫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羝，羝，羝，愚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果節姑姊傳，楚成鄭喬傳引彼其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瑛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海均侯君也。箋：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如箋說，則古衣此羔裘之君子，卽諸侯入爲王朝之卿士者。意謂如鄭先君之等，韓洵作恂者，外傳二引崔杼弑齊莊公劫諸大夫盟，晏子不從，引此四句作恂直。且侯陳喬橫云：洵者，恂之段借說。文恂信心也。釋詁：洵，信也。亦段洵爲恂。漆與洵，訐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侯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左傳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驢騮騶鯉，羝羝，羝，羝，愚案洵直且侯，彼與下二章相應，司直應此洵直。美士應此侯美。從韓義爲允。彼其之子。注：魯韓其作已。疏：魯其作已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果節姑姊傳，楚成鄭喬傳引彼其之子二句，皆作已。韓作已者，外傳作彼已之子。胡承瑛云：左襄二十七年傳引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正作已。知韓詩亦本古文。

其之子汪魯韓其作已

疏魯其作己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  
正女梁節姑姊傳楚成鄉騎傳引族其

疏魯其作己者新序義勇篇節士篇列女梁節姑姊傳楚成鄉賢傳引族其

之子二句皆作己韓作己者外傳作彼己之子胡承珙云左襄  
二十七年傳引彼己之子邦之同直正作己知韓詩亦本古文  
寺三不竟其氣

之子二句皆作己韓作己者外傳作彼己之子胡承珙云左襄  
二十七年傳引彼己之子邦之同直正作己知韓詩亦本古文  
寺三不竟其氣

揚之水箋云其或作紀或作己讀聲相似蓋古人於此等以聲  
 為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諱云孫熹云揚  
 高之迅諱云孫熹云揚皆然各有所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  
 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己揚沮洳彼其  
 之子美如英韓外傳亦引作己是也若文選陸機吳趨行漢高  
 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此毛詩恐皆韓詩之誤  
 黃山云毛固古文其或作本亦多與今文合如葛覃之刈卷耳  
 之猷可證也此詩彼己蓋亦毛或作所有與韓同文是以吳趨  
 行功臣頌注引為毛詩釋文於揚之水彼其下明言其音記詩  
 內皆放此或作己亦同故此詩及候人篇彼其不再著其異而  
 左僖二十四年傳引候人亦作彼己也胡謂此詩為韓本古文  
 則舍命不渝注韓渝作偷疏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  
 非舍命不渝注韓渝作偷疏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之子是子  
 危授命之等○舍命不渝者傳渝變也箋舍猶處也王肅云舍  
 受也胡承珙云舍猶釋也管子小問篇語曰澤命不渝信也史  
 記徐廣注古釋字作澤周頌其耕澤澤爾雅作釋釋周禮鄭注  
 舍即釋也士冠禮注古文釋作舍是澤命即舍命也蓋古有是  
 語詩引之以美君子之信戴震詩攷正云考工記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澤李軌音釋澤與舍義並為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  
 復命而後釋始終如一也案釋文舍音赦此因箋訓舍為處故  
 為作音又云沈書者反是沈重意以舍為舍釋之舍矣然鄭雖

訓舍爲處而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是以命爲驅命之命外傳言崔杼劫盟晏子不從引此詩以美之新序義勇篇同蓋以舍命爲授命與鄭義合戴震用王肅之訓以爲受君命非也淪作偷者外傳二作舍命不偷馬瑞辰云淪古音如偷偷卽淪之假借猶山有樞篇他人是偷箋讀爲淪皆謂雖至死而捨命亦不變耳

###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疏**

傳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姚氏議

皮爲臣之服引麋緣以豹皮爲祛袞也陸佃言國君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引玉藻豹袞豹飾異文明飾非袞傳所謂緣蓋言領人君之服也案飾義通用凡緣領緣袞緣履皆謂之飾豹自指袞祛而言袞惟有緣袞之制未聞有緣領者玉藻以豹飾爲君子之服亦指士大夫言未嘗專指人君之服也胡承珙云姚說是玉藻首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下乃言君子狐青裘豹袞羔裘豹飾之等其下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分析甚明故鄭注以君子爲大夫士正義以狐青羔裘君皆用純大夫士雜以豹袞豹飾爲異埤雅引管子轅上於軾大夫豹飾列大夫豹轡正可證豹飾爲人臣之服而以爲非古過矣孔甚釋言文惠案箋意首章指諸侯故云諸侯朝服二章指上大夫故云豹飾三章指列大夫所云刺朝者統王朝諸侯朝言之

###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傳司直也。馬瑞辰云呂覽自知篇湯有司直之士高注司直也直正也正其



遇闕也漢書東方朔傳以史魚爲司直是古有司直之官愚案上章洵直是君子之直己此章司直言君子能直人也新序節士篇及外傳二舉楚石奢齊顏涿聚魏解狐三事引詩邦之司直並推衍之詞明魯韓毛文同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疏傳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箋三德剛克

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愚案此章指列大夫故云三英疏說是也上二章次句皆指人言則以三英指裘飾者非是三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亦斷從孔疏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注魯彥作嘯說曰美

士爲嘯疏傳彥士之美稱。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嘯釋文孔疏引釋文嘯音

彥今本作彥說文彥部彥美士有彥人所言也从彡厂聲是作嘯者魯說也今本作彥後人從毛改之外傳二言遵伯玉之行外傳九言楚有善相人者能相人之友並引彼己之子二句明韓毛文同難已

###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疏毛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三家無異義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疏傳遵循路道摻擊祛袂也箋思望

而雷之。○馬瑞辰云說文操把持也。擊擗持也。二字義同。慘疑爲操字之譌。故傳訓爲擊擗。據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遵大路兮。攬子袂。則三家詩有作攬者。攬卽擊字之俗。故傳以慘爲擊。魏晉間避武帝諱。凡從梟之字多改。从參入分梟字多寫从參形。近易誤。北山詩或慘慘畏咎。釋文慘本作操。押詩我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操餘如勞心慘兮。憂心慘慘。並當爲操。是其類也。廣雅釋言慘操也。蓋其時操多假作慘。故遂以操爲慘耳。此詩正義云。以慘字从手。又與執共文。故爲擊也。又引說文慘參聲。斂也。操梟聲。奉也。二者義皆小異。據廣雅釋詁奉持也是正義引說文操奉也之訓。亦以與執共文作操爲近。但未能確定。慘爲操字之借耳。說文玉篇皆無慘字。蓋因魏晉間慘操不分。淺者誤刪其一。詩正義引說文操奉也。與二徐本訓爲把持。詞亦微異。正義引喪服云。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是袂之末。愚案說文袂衣袂也。袖袂也。袂袖也。此渾言之。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袂虛也。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說文袂下又云。一日袂裏也。裏者裏也。裏下云。裏也。裏下云。俠也。俠挾字。通國語韋注在掖曰挾。證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是袂正在肘上掖下切近胸前。可裏裏人物之處。與袂虛也之訓相合。是袂通掖下至袂末言之。袂以屬幅於衣反屈至肘盡於袖口。言袖以手所由出入。言毛詩散文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疏傳寔速也。箋子無惡通稱不爲定詁。無我惡兮不寔故也。疏我擊持子之袂。我乃

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陳奐云：速，速釋詁文。說文：速，意之速也。速疾也。速，同聲疾速。同義。速，訓疾。又訓召。行露傳：速，訓召。此傳速，蓋訓爲召。不速，故齎舊也。謂吾君不召，故舊之人也不速。好好愛好也。謂吾君不召而愛好之也。唐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故爲故舊。好爲愛好，其義當同。此所以刺莊公失道，不能用君子。君子去之而不可留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魏兮，不逮好也。

**疏** 傳：魏，棄也。箋：言執手者，思

望之甚，魏亦惡也。好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王引之云：二章路字當作道，與手魏好爲韻。凡詩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齊詩還次章以道與茂牡好爲韻，正與此詩同。孔疏：魏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魏亦惡意，小異耳。釋文：魏本亦作歎，又作歎，市由反。說文：支部云：歎，棄也。引詩作無我，歎兮。與毛義合。

###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

**疏**

毛序：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箋：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易林：豐之艮，雞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漸之鼎，同此无家而思配。用意不同，而引經義合。知齊詩說與毛不殊。魯韓無異義。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疏

箋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畱色也○馬瑞辰云昧旦猶昧爽說文昧爽旦

明也疏作从日見一一地也日出地猶未大明故許以旦

釋昧爽吻昧雙聲通用漢郊祀志吻爽即三倉解詁云智明也

說文吻尚冥也昧字注一曰闇也昧旦爲未大明貌故爲將旦

之稱列子湯問篇將旦昧爽之交是其證矣古者雞鳴而起昧

爽而朝內則成人皆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未冠笄者昧爽

而朝皆昧旦後於雞鳴之證女曰鷄鳴者警其起也士曰昧旦

言已爲將明之時有不止於雞鳴者與齊詩雞既鳴矣朝既子

盈矣同義孔疏謂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失之

興視夜明星有爛疏

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馬瑞辰云釋天明星謂之啟

明此詩明星及東門之楊明星煌煌皆謂啟明之星啟明爲大

星故傳言小星已不見耳子謂君子自此以下皆女謂士之詞

將翱將翔弋鳬與雁疏

傳聞於政事則翱翔習射箋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鳬雁以待賓客爲燕

具○釋名翱敖也言敖游也翔佯也言仿佯也君子夙興則治

政事政事之暇閒游習射弋鳬雁爲燕賓之具蓋古人無時不

學射即游藝之方說德樂賓罔非勤政之助呂覽功名篇高注

弋繳射之也引詩弋鳬與雁季春紀注淮南時則訓注說山訓

注引詩同明魯毛文同

說文繳以生絲爲繩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疏**傳宜有也箋言我所

弋之鳧雁我以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有也宜乎我燕樂賓客

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詩弋字宜字承遞而下言

者語詞方言弋不得卽言加豆蘇氏詩傳引史記微弓弱繳加

諸鳧雁之上以釋此詩加字是也傳宜有也孔疏宜有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是魯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注**魯說曰

舊注之文較毛傳更爲明塙

大夫士曰琴瑟**疏**傳君子無故不做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下引魯詩傳與天子食日舉樂諸

侯不釋懸連文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與魯

傳文合足證琴瑟乃與賓客燕飲之樂器禮曲禮篇君子無故

不做琴瑟毛傳卽引之以釋詩文鄭彼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則

此詩言莫不靜好者卽謂此飲酒之賓主無災患喪病之故而莫不安好也邾柏舟傳靜安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

之雜佩以報之**注**

三家說曰佩玉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瑱珠

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疏**

傳雜佩者珩琚瑀衡牙之類問遺也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

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  
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  
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順謂與己和順好謂與己同好○  
王引之云來讀爲勞來之來釋言勞來勤也大東詩職勞不來  
傳來勤也正義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杖杜以勤  
歸卽是勞來是古者相謂恩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  
義相因也佩玉至其閒玉府鄭注引詩傳文賈疏以爲韓詩傳  
案大戴禮保傅篇惠作雙嬪作玼其閒下有瑀瑀以雜之五字  
盧辨注衡平也半璧曰瑀衡在中牙在旁納于衡瑀衡身之閒  
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瑀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瑀石次玉所言  
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其瑀瑀以雜之之語與詩  
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於詩兼通三家唐時齊魯詩亡  
故賈氏止據所見韓詩傳爲證耳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  
與玉府注同而多瑀瑀以雜之五字蔡習魯詩知魯說不異是  
衡瑀衡身爲佩玉之大名其中雜貫以瑀瑀乃爲雜佩與毛傳  
渾指玼瑀瑀瑀衡身之類異馬瑞辰云玉藻佩玉有衡身鄭注  
衡身居中央以前後觸也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瑀徑  
二寸衡身長三寸皆以衡身爲一玉盧辨云衡在中牙在旁皇  
侃說衡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瑀謂衡身爲二玉又誤以瑀  
爲牙失之順者發言中理我必順從好者情意相保罔不同好  
孔疏曲禮凡以苞苴簞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左傳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遣人物謂之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

**疏**毛序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箋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

突○案昭公辭昏見逐備見左傳隱八年如陳逆婦嬀詩所為

作三家無異義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注**魯舜作舜**疏**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

迎與之同車按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錢澄之云上四句言忽所娶陳女徒有顏色之美服飾之盛下二句盛言齊女之美且賢以刺忽之不昏于齊箋說非馬瑞辰云有女同車實陳親迎之禮謂忽娶陳女也下言彼美孟姜乃慕齊女德美之詞故言彼美以別之下章倣此愚案錢馬說是同車者鵲巢篇一章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迎也二章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太子攝盛親迎陳女當是諸侯親迎之禮女從者之車與婿從者之車其送迎百兩儀從亦皆相同陳奐云正義引婿御婦車授綏為與婦同車直指同一車者說不知婿御婦車不過御輪三周婿即先驅士婦乘婿家之從車若大夫以上婦自乘其母家之車不同一車也或據下句言女之顏謂婿同車同行時所見云然尤違詩指內則云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儀禮婦車有

祿不令人見也舜華者舜消借字魯作薺者呂覽仲夏紀高注木莖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薺詩曰顏如薺華是也淮南時則訓注趙將翺將翔

佩玉瓊琚疏傳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王逸楚詞章句序引此詩二句明魯毛文

同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疏傳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箋洵信也

上林賦妖冶閑都亦以都爲閑也彼美孟姜指齊女言齊侯雨次請昏詩人但泛指之不必泥視即鄭女是文姜亦視其夫家韓起子旗賦有女同車杜注取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注魯將作鏘疏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將鳴玉而後行箋女

其道德也○魯將作鏘者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白虎通衣裳篇婦人佩其絨纓亦佩玉也引詩四句誤作將將當據楚詞章句改正列女楚白貞姬傳張湯母傳引詩彼美孟姜二句明魯毛文同德音不忘者宋呂祖謙讀詩記引長樂劉氏云德音謂齊侯請妻之德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蓋忠於昭公者憫其失大國之援懼將來之不安其位而益追想



齊侯之德意  
爲不可忘耳

#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

毛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三家無異義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

疏傳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蒨蒨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箋

興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段玉裁云說文扶扶疏四布也从木夫聲扶之言扶也古書多作扶疏同音段借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垂條扶疏楊雄傳支葉扶疏注扶疏分布也劉向傳梓樹上枝葉扶疏上出屋呂覽樹肥無使扶疏是則扶疏謂大木枝柯四布疏通作胥亦作蘇鄭風山有扶蘇毛意山有大木隰有荷華是爲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後人以鄭箋提合而改之胡承珙云佩觿引山有扶蘇與扶持別是經字本亦作扶埤雅引毛傳扶蘇扶胥木也是所見本尙無小字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是扶自爲木名箋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扶扶蘇卽扶木耳愚案管子之扶說文扶下不錄亦不見於爾雅深所不解而此木之由扶蘇四布受名其義可推而得之今亦不能定爲何木但知是大木耳即謂扶蘇是扶木亦未爲非也黃山云扶與輔通

淮南道應篇扶桑受謝墜形篇作陽谷搏桑說文扶扶搏皆防  
無切同音相段搏下云搏桑神木日所出也扶疏卽搏桑二字  
之變文明爲大木齊表東海地近陽谷故管子言木及之說亦  
近是荷華本陳澤所生與山生大木正高下合宜之喻箋謂以  
興用臣順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注齊說曰視暗不明雲蔽日光

不見子都鄭人心傷魯說曰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疏傳

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  
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  
其意同○視暗至心傷易林蠱之比文言鄭君視暗不明在朝  
非無子都特不見耳中論審大臣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  
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  
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是有所見而以爲子  
都不知其非見子都乃見狂且也則所謂狂且者安知非子都  
乎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亦引此詩二句  
明齊魯毛文義並同子都狂且以好  
醜爲君子小人之喻不指好色言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注魯說曰游龍鴻也

齊說曰思我狡童不見子充疏傳松木也龍紅草也子充良人

也狡童昭公也箋游龍猶放縱

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限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橋喬古通作言高松也山鴈亦高下合宜之比游龍鴻也者淮南墜形訓高注文引詩曰鴈有游龍陳喬縱云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蕭舍人注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蕭龍即龍之段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狎鴻龍頡馬蓼也鴻紅同音龍頡亦即龍古之聲轉子充者子男子之美稱孔疏充實也言其性行充實故曰子充孟子云充實之謂美子都謂容貌之美子充謂性行之美也狡童者傳昭公也思我至子充易林隨之大過文云思我狡童是齊說亦指昭公不以爲刺小人下狡童詩序云刺忽傳謂昭公有壯狡之志則以狡童指昭公乃古義相承如此齊說釋詩蓋言不見善人相輔惟見狡童孤立於上而已

###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蓍兮

疏

毛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箋不倡而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三家無異義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

疏

傳興也蓍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

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說文蓍下云草木凡皮葉落隨地爲蓍集下云木葉墜也讀若薄玉篇

采與傳叔伯言君臣長幼也君倡臣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疏也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孔疏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陳吳云箋謂倡和俱屬叔伯指羣臣言與上下文義不通愚案鄭欲顯刺意然詩但言君臣倡和刺在言外也書大傳言虞廷虞歌之事言百工相和帝乃倡之百工非不可相和而倡必由帝呂刑王曰伯兄仲叔季弟枚傳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此諸侯叔伯義同左傳魯隱公謂公子彊爲叔父晉景公謂荀林父爲伯氏亦其例也曰倡予君自謂曰和女謂羣臣詞義森然列女魯公乘嬖傳言婦人之事倡而後和引此詩四句明魯毛文同妻道臣道一也唱而後和亦無異義

摯兮摯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疏也○案文選長楊賦注漂搖蕩之也釋文漂本亦作飄呂覽簡選篇注要成也

### 摯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疏

毛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箋權臣擅命祭仲專也○三家無異義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 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

**疏**

傳昭公有壯狡之志箋不與我言者

受之故云然○錢大昕云古本校當爲佼山有扶蘇箋云狡童有貌而無實孫毓申之以爲佼好之佼非如後世解爲狡獪也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則佼童止是少年通稱非甚不美之名衛武公刺厲王云於乎小子古人質樸不以爲嫌胡承珙云狡狡佼三字古通用令養壯佼呂覽作壯姣詩碩人箋長麗佼好還箋猗嗟箋昌佼好貌月出佼人僚兮釋文並云佼本作狡童子非相篇古者榮封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據此則箕子以狡童目紂者亦止爲形貌佼好之稱明甚且此傳云壯狡之志則又非徒形貌高注呂覽云壯狡多力之士是壯狡與雄武意略同昭公志在自奮而所與圖者非其人故惟有壯佼之志而闇於事機終將及禍愈使人思其故而憂之至不能食息焉然則謂傳以狡童目昭公爲悖理者皆不達古人文義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疏**

傳憂懼不達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疏**

傳不與賢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疏**傳憂不能息也○說文息喘也不能息謂氣息不利也昭公少立威望意似有爲然祭仲善爲謀而不能用視其擅權而不能制知高渠彌之惡而不能去屬公偏居操而不能討任用非人忠賢扼腕蓋知其危亡在即而未如之何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褻褻

**疏**毛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胡

承珙云春秋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夫突爲奪

正忽爲復正與序云思見正者合然則所謂狂童指突而言耳

子惠思我褻褻涉溱

**疏**傳惠愛也溱水名也箋子者斥大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往告難也○白虎通衣裳

篇所以名爲褻何衣者隱也裳者鄭也所以隱形自蔽也何

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褻褻涉溱所以合爲

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據此魯毛文同

釋文褻本或作褻說文褻下云袴也據下云摳衣也从手褻聲

則褻褻皆摻之借字說文溱下云水出桂陽臨武入沅从水秦

聲溱下云水出鄭國从水智聲水經注同明今經字誤紀要云

之狂也且

**疏**傳狂行童昏所化也箋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

義以爲設言示以告難之疾意非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

不我思不思我也與能不我知既不我嘉同一句例豈無他人言尚有他國可求也其時諸國謀納鄭突故左傳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黨突攻忽詩甚言狂童之狂恣行為亂冀動大國之聽速其興仁義之師耳楊雄逐貧賦引豈無他人呂覽求人篇高注引子不我思二句明魯毛文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疏傳洧水名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潁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注云陽城山馬領之總目紀要洧水出河南登封縣北陽城山逕禹州密縣又東流至新鄭縣合潧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疏傳士事也水為雙泊河

他人也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孔疏引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于周自稱晉士起是本義當稱士即託為士女之詞稱士亦合不必如傳讀士為事故箋易之也呂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使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為之詩者為之歌詩也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宣子大國執政故聞而知倣善其能賦子產事當在前是兩次歌詩皆

有益於國而爲此詩者深憂君國奔走叫號無裨時事以世無霸主故也

###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

**疏**毛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箋昏姻之道謂嫁取之禮○三家無異義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疏**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

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陳奧云豐滿也當

作貌愚案釋文丰方言作姘攷郭璞方言注姘言姘容也說文

丰下云草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玉篇姘容好貌是丰乃古

文借字雄習魯詩今文作方言用姘字此詩從魯必作姘時無

文以證耳巷卽門外**悔予不送兮****疏**傳時有違而不至者箋悔

之里涂詳叔于田注**悔予不送兮**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時

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坊記子云昏禮婿親

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

不至者不送卽不至壻親迎婦隨至有似於送故不至以爲不

送也戴震云時俗衰薄婚嫁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乃其父

母之感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己之不

得自主而意終欲隨之也凡後世婚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

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此託爲

女子之詞正以見感由父母耳胡承珙云荀子富國篇男女之



合夫婦之分婚姻內送逆無禮注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春秋言致女者即以女授壻之謂此女悔其不行故託言於其家之不致非自謂其不送男

子也愚案胡曲爲送字幹旋說亦可通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疏傳昌盛壯貌將行也箋

近通者將亦送也○胡承珙云詩先言巷後言堂孫毓以爲門側之堂是也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正義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故云有塾釋宮衙門謂之閭門側之堂謂之塾二句連文郭注以閭爲衙頭門以塾爲夾門堂是也一里之巷巷外有門門側有堂親迎者既出廡廟之門姑俟乎里中之巷繼俟乎巷首之堂次第分明不必從鄭改堂爲棖亦不得同王謂堂在廡也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

注

齊魯駢作綢

疏

傳衣錦娶裳嫁者之服

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褰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繡褌○齊魯駢作綢者禮王康鄭注詩云衣錦綢衣裳錦紵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陳喬樞云此所引詩作綢與毛異與劉向引碩人詩作綢衣合者蓋齊魯今文同爲綢字也愚案陳說

是詳見碩人詩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疏

傳叔伯迎己者箋言此者以前之梅今則

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陳奐云謂壻之從者也。迎己者不止一人故或呼叔或呼伯。旣上叔伯爲大夫。韓兮叔伯爲羣臣則此叔伯義與之同。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疏。歸謂于歸其家上願從終親迎之禮。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注齊魯齊之通茹蘆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疏。毛序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案詩無奔意蓋以世風淫亂已獨特正故序云刺耳東門至心反易林賁之鼎文此齊說言亂世禮義不行與我心相違反也魯韓無異義。

東門之墠茹蘆在阪注韓說曰墠猶坦也疏傳東門城東門也

蘆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蘆在阪筵城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孔疏本墠作壇釋文同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此壇字讀音曰墠今毛詩定本作墠依齊韓詩改

也。墀猶坦也。者華嚴經音義上引韓詩傳文陳喬樞云毛傳除地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荆軻之閭謂夷其里若平地也。墀王霸記曰置之空墀之地空墀猶言空坦也。愚案說文墀下云野土也。坦下云安也。言其地平安無險阻也。阪下云坡者曰阪釋草茹蒹茅蒐孔疏引李巡云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卽今之蒨。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疏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草是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遠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爲遠。邇近釋詁文其室謂善人居室卽在東門非不通也。其人謂善人以禮自持甚覺其遠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高注詩所謂室邇人遠知魯毛說合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厓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借此語以表求賢之誠言其可望而不可卽與詩女求男之意相同或遂執以爲此詩別義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注韓踐作靖云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之

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疏傳栗行上栗也踐淺

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啗食而甘耆故女以自喻也。釋文行道左襄九年傳晉伐鄭斬行栗傳卽依左立訓踐淺也者卽側

陋之意賢士之室不以貧敝為嫌有淺猶淺淺也可例與有洗  
有揭同陳喬樞云曲禮曰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正  
義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可依韓訓善踐作  
靖也者御覽九百八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  
賦二十七引韓詩文鰾鰾羽請賦難難幕善心切願得為其室  
家足見此女之賢欲嫁不由淫色有靖家室猶今諺云好好人  
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疏傳即就也箋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  
言我豈不思為爾室家但子不來就我以  
禮相迎則我無由得往耳此女以禮自守

###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疏

毛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三家無異義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注

三家淒淒作清

疏

傳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

箋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孔疏淒淒寒涼之意淒淒作清者說文清寒也詩曰風雨淒淒蓋三家異文玉篇清

下亦引詩風雨淒淒廣韻十四皆清戶皆切風雨不止即釋既

此詩風雨淒淒之文篇韻所引蓋出韓詩說時齊魯皆亡也既

見君子云胡不夷

注

魯說云夷喜也

疏

傳胡何夷說也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夷喜也者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明魯說訓夷為喜與末章義同我心則夷乃云胡不夷之誤文  
左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  
賦風雨杜注取其既見君子胡云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注三家膠作嘒疏傳瀟瀟暴疾也膠膠猶

文無瀟字有瀟字云水清深也廣韻屋蕭韻皆有瀟無瀟字毛  
詩風雨瀟瀟是淒清之意入聲音蕭平聲音修在第三部轉入  
第二部音宵俗誤為瀟見明時詩經舊本作瀟瀟為是羽獵賦  
飛廉雲師吸鼻瀟率西京賦飛罕瀟瀟流摘掩撮思玄賦迅森  
瀟其膝我舊注瀟疾貌與毛傳瀟瀟暴疾也意正相合陳與云  
瀟瀟猶蕭蕭也小星傳蕭蕭疾也暴亦疾也終風傳暴疾也玉  
篇汎先篤切汎汎雨聲古夙聲蕭聲相通汎汎即瀟瀟也膠作  
嘒者廣韻引詩曰雞鳴嘒嘒玉篇嘒古包切雞鳴也嘒下引說  
文云嘒嘒也是三家作嘒既見君子云胡不嘒陳與云愈古  
嘒正字毛詩作膠膠借字

字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疏傳晦昏也箋已止也雞不為如晦而止

五年晦冥也爾雅所謂霜也愚案辨命論云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宏明集云梁簡文於幽繫中

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己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如此命也如何南史袁粲傳粲峻於儀範廢帝保之迫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呂光遣楊執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文選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皆與此詩正意合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疏

毛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魏武短歌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雖未明指學校並無別解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北史大甯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懷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宋朱子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宏菁莪之樂育皆用序說三家

無異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疏

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畱彼去故隨而思之

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案釋文衿本亦作襟釋名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風寒也最與衿義合而說文無襟字衮下云大詩三衣裳長袍

被與衿畧同而義迥殊衿下云衣系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此爲衣系義所專衿下云交衽也衽下云衣衽也玉藻衽當旁是謂裳際之衽玉篇衽裳際也衣衽也又爲裳際義所奪衽衿雖亦通衿不能竟指爲衿也釋器衣皆謂之襟郭注交領李巡曰交皆衣領之襟襟文出爾雅古書見釋文亦作本塙爲此詩正字說文遺之耳領以壅領也亦言總領衣體爲端首也顏氏家訓云古有斜領下連於襟故謂領爲衿也孔疏衿是領之別名故傳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二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子謂學子悠悠我心者不得見而思之長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注韓

魯嗣作詒魯說曰詒遺也詒我德音也疏傳嗣習也古者教以

舞之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嗣作詒者釋文引韓詩文又釋之云詒寄也曾不寄問也箋用韓說馬瑞辰云詒遺古通用虞書舜讓于德弗嗣史記集解引今文尙書作不怡是其說詒遺也詒我德音也者王逸楚詞九章惜誦篇注文遺也下有詩曰二字而無其文陳喬樞云必是引魯詩子寧不詒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案陳說甚塙今補正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疏傳佩佩玉也士佩瑞珎而青組紱不

來者言不一來也。孔疏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瑤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玉藻士佩瑤珉而組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士禮故也馬瑞辰云往來即禮間來學不聞往教之謂

### 挑兮達兮疏

傳挑達往來相見貌。孔疏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此則正義本傳文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爲往來貌胡承珙云據所添挑與佻同小徐說文本引作佻兮初學記十八引詩亦作佻大東佻佻公子釋文引韓詩作耀耀往來貌毛彼傳作佻佻獨行貌並謂其避人游蕩獨往獨來二義相足也挑達又作安達說文安滑也達行不相遇也並引說文滑與行不相遇兩義皆孔疏獨往獨來之義

### 在城闕兮疏

傳乘

見關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釋宮觀謂之闕云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馬瑞辰云闕者孰之段借說文孰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孰从臺象城臺之重兩亭相對也今案孰爲重城象兩亭相對兩亭即內外城臺也蓋古諸侯之城三面皆重設城臺惟南方之城無臺其城缺然故謂之孰借作闕公羊定十二年何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說文城缺



南方義合周官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春秋傳謂之曲縣軒城猶軒縣曲縣也其形闕然而曲城闕即南城缺處耳孔疏既謂闕非城之所有又謂城之上別有高闕一曰不見如三月兮疏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陳奐云不見禮樂也不見禮樂一日如三月之久是禮樂不可一日廢此即上二章厚望學子來習之意

###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

疏毛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三家無異義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

疏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

楚乎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嚴粲引曹氏曰忽突爭國子僕子亶更立至莊十四年忽等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蓋昭公兄弟雖眾無與同心者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

疏傳廷誑也○說文誑欺也廷往也春秋傳曰子無我廷誑音近故廷又為誑之假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疏傳二人同心也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注齊說曰鄭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其俗淫鄭詩

日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

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疏毛序閭閻也公

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疊子儀各一也○男女至風也漢書地理志文此齊說詩乃

賢士道所見以刺時而自明其志也魯韓當同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疏傳如雲眾多也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鄭城西南門為溱洧二水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疏傳思不存所經故以東門為游人所集

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綺衣褰巾疏傳綺衣白色男服也褰巾蒼皆非我思所存也

綺衣褰巾疏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

也箋縞衣綦巾已所爲作者之妻服也。○說文糸部縞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或以爲三家詩字馬瑞辰云左傳楚人甚之說文引作卑杜林以卑爲騏字也。箋以綦爲綦文與秦風傳騏綦文合蓋讀騏如綦愚案說文縞下重文綦云縞或从其是縞卽綦字非三家異解說文巾佩巾也一云首飾釋名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傳以衣巾分男女過泥說文又以縞巾爲未嫁女所服無論喪服之時莫爲分別卽游人所萃如雲如荼孰辨其已嫁未嫁今斷從箋說以爲作者之妻服則此詩文從字順矣

韓毛文同

說

聊樂我員

注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韓說

曰魂神也

疏

箋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畱樂我員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

而以衣巾言之恩不忍斥之綦綦文也。○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員云古今字助句辭縞衣至神也。○釋文員本亦作云正義賦注鮑照東武吟注鮑照舞鶴賦注引韓詩文賦鑄堂云此魂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耳陳喬樞云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云情者魂之使此自言其妻子得用情之正故云聊樂我魂下章云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樂則神安故韓以魂爲神其說未嘗不是也

出其闔閭

注

韓說曰城內重門也有女如荼

疏

傳闔曲城也閭城臺也荼荻茶

也言皆喪服也箋闕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  
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城內重門也者玉篇門  
部闕下文引詩曰出其闔閭陳喬樞云玉篇所引韓詩說也馬  
瑞辰云如茶與如雲皆取眾多義茶或作蔣廣雅蔣菰茅穗也  
說文菰茅秀也幽風傳茶荏苒也夏小正七月灌荼灌聚也茶  
蔞葦之秀是茅秀為茶葦秀亦為茶爾雅薰荂茶荂葦芳又曰  
葦醜芳蓋對文則茅秀為茶葦秀為芳散言則茅葦之秀通可  
稱茶皆取色白為義灌荼則有叢聚之象故以喻眾多也傳以  
為皆喪服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疏傳茹蘆  
似非詩信雖則如茶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疏傳茹蘆  
染女服也娛樂也箋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茅蒐染巾也聊  
可與娛且可畱與我為樂心欲畱之言也○馬瑞辰云釋器三  
染謂之纁郭注纁絳也廣雅纁謂之絳是茹蘆染絳即纁也士  
昏禮女次純衣纁襦是茹蘆所染當即纁襦方言蔽鄰齊魯之  
郊謂之襦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纁襦即婦人蔽鄰箋但言  
茅蒐染巾不言大巾說亦未確愚案詩言茹蘆不言巾者消文  
以成句故鄭言之即佩巾也  
馬以為婦人蔽鄰殊乖事理

###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疏

毛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焉箋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五

鄭

五

自俱會。○左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杜注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昭十六年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驥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善哉吾有望矣杜注君子相顧己所望也以鄭國之人賦本國之詩享餞大禮豈敢賦不正之詩以取戾於大國執政有女同車諸詩宋人以爲淫奔者賴毛序正之獨此詩爲序說所累久蒙不美然卽賦推詩其非男女之詞決矣且序爲衛敬仲輩所塗附早失眞面詳此詩思遇時也尙是元文餘則他人增竄遇時之思蓋因兵革不息民人流離冀觀名賢以匡其主如齊侯之得管仲秦伯之得百里奚耳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問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乎不贈終身不見信譽聘聘大德不驗閑小德出入可也韜砭下賤社戲婦觀爲據此魯韓詩說皆以爲思遇賢人齊詩蓋同自漢世爲毛詩者以爲男女之詞而詩之眞失猶幸左傳說苑韓詩外傳存大義於幾希尙可推求而得之爾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疏傳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蔓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

時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馬瑞辰云說文蔓葛屬曼引也爾雅引延長也是蔓爲草名滋  
曼字古止作曼傳訓延猶說文訓引也今經傳通借蔓爲曼釋  
詁論落也郭注見詩陳喬樞云毛詩作零露箋零落也正義釋  
箋云露作零字故爲落也據此毛作零露與衛風重雨同鄭從  
今文作零訓爲落也爾雅作露蓋本魯詩喬樞案說文露雨零  
从雨露象露形零餘雨也从雨令聲雨露曰露露草木曰露落  
露作露通用字說文引詩露雨其濛今毛詩作零釋文溥本亦  
作團胡承珙云說文無溥字玉篇始有此溥兮古止作團匡謬  
正俗所云古本詩有作水旁專後人輒改爲團者即謂此藝文  
類聚卷八十一引正作團謝靈運永初三年之郡詩火閨團朝  
露謝朓京路夜發詩猶霑餘露團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詩團團  
滿繁露李注並引詩零露團兮此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六朝古本作團顏訓後人改之非也

相遇適我願兮注韓詩青揚宛兮韓說云青靜也疏傳清揚眉目之間婉

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青陽宛兮者詩攷引韓詩  
外傳二文和韓詩二句則鄭詩賦今青靜也者文選射雉賦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青陽宛即清揚婉三字之段借也倚嗟  
詩美目清兮美目揚兮清揚猶清明也靜也者言其目之澄然  
而靜也說文婉順也方言美目謂之順眉目之閒位置天然視  
之但覺其婉順而美也玉篇面部貌眉目之閒美貌韓詩云清

揚說今集韻二十阮引詩同案韓詩若作疏字不應王氏不見必出後人增竄今不取邂逅者陳與云傳複經句轉寫者剛相遇適我願兮六字彼人誤以傳不期而會四字專釋邂逅沿謬至今直以邂逅爲塗遇之通稱學者失其義久矣綱繆傳邂逅解說也解說猶說擇卽是適我願之意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志相得卽詩所謂適我願也愚案陳說是解說乃相悅以解之意意思見其人求而忽得則志意開豁歡然相迎卽所謂邂逅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疏**傳漢漢盛貌臧善也。○案藝文類聚四十一引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青陽以上章青陽宛兮證之魏帝亦用韓詩也宛作婉蓋誤文傳婉然美也宛如卽宛然也偕臧謂偕之於善有互相勸勉意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注韓說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

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御覽

日作辰兩上有此字水下有之字拂一作賦也作之宋書十五初學記三十六魄下有秉執蘭草四字爾雅翼四不祥作氛穢

魯說曰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

和齊說見出其東門序疏

毛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箋救猶止也亂

者士與女合會溱洧之上○溱與至觀也御覽八百八十六引韓詩內傳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藝文類聚四鄭國至之和呂覽本生篇高注文魯說也漢書地理志引此詩見上出其東門序齊說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

注韓渙作洧云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齊作灌魯作洧

疏傳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

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

○渙作至盛也者釋文袁紹傳注鄭世家正義御覽九百八十三引韓詩文齊作灌者漢書地理志文顏注灌灌水流盛也魯作洧者說文洧水出鄭國詩曰溱與洧方洧洧兮與韓齊毛異必魯詩也玉篇溱洧皆側銀切毛古文段用溱字耳釋文說文作洧洧音父弓反段玉裁云此音義俱非古書段借必字異而音同洧洧蓋洧洧之誤洧从水丸聲讀與洧同見玉篇灌灌亦當讀洧洧皆水

士與女方秉蘭兮

注韓云秉執也蘭也當此

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執蘭而祓除邪惡齊蘭作菅

疏傳蘭蘭也箋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秉執至邪惡者御覽三十引韓詩文蘭蘭也說與毛同陸璣  
 疏云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可著粉  
 中藏衣著書辟白魚齊蘭作菅者漢書地理志文單經音義二  
 蕺字書與蘭同蕺蘭也中山經郭注蕺亦菅字荊州記都梁香  
 蘭也都梁縣名有小山下有水清洌其中生蘭草名為都梁或  
 借菅字襄宇記菅洌山在靜樂縣菅音姦土人云  
 山多菅草故以為名據此蘭菅字異音同故通用  
 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注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洧之外洵訏且樂

注魯洵作詢云有詢訏之樂韓訏作盱曰恂盱樂貌也疏傳訏大也  
 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  
 之也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  
 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願與至觀也韓傳文引見上洧之  
 外者漆入洧同流漆小洧大舉洧以該漆也釋詁恂信也洵作  
 詢云有詢訏之樂者呂覽高注文現洵本恂之借獨此借詢為  
 恂言其地信廣大可樂也洵作至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與前  
 羔裘之洵直且侯韓詩作恂同舉目曠野喜維士與女伊其相  
 形於色故曰恂盱樂貌也漢志亦作恂盱現維士與女伊其相  
 譴贈之以勺藥注韓說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魯

說曰勺藥之和

**疏**傳勺藥香草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相戲

也。勺藥至草也。老釋文引韓詩文崔豹古今注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贈以勺藥猶相招則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與韓合箋義即本韓詩勺藥之和者呂覽高注文現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揚雄蜀都賦甘甜之和勺藥之美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鵲黃稻蠶魚以為勺藥論衡謹告篇猶人勺藥失其和陳喬樞云王充張衡高誘諸人並用魯詩皆以勺藥為調和之名是魯詩不以勺藥為草名也又枚乘七發云勺藥之醫張載七命云和兼勺藥韋昭云勺藥和齊酸醎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為調和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即承上文秉蘭而言謂蘭為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御覽引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光賦注引鄭氏說同合之伏儼以蘭調食之注是調食古有用蘭者矣

溱與洧瀏其清矣

**注**韓詩瀏作溱曰清貌也

**疏**傳瀏深貌○瀏

者文選南都賦注引韓詩內傳文梁處素云瀏溱通蓋此章傳據此韓瀏作溱陳喬樞云莊子天地篇溱乎其清也釋文李良由反清貌是讀溱聲為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賦注引字林曰溱清流也廣雅釋詁溱清也說文瀏清貌引此

詩又曰謬清深也則謬劉音義並同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疏傳殷眾也箋將大也○馬瑞辰

云將謔猶相謔也尚書大傳義伯之樂舞將陽將陽即相羊之段借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五終